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 2011 年 11 月 6 日止，已有超过一亿五百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 韩国富川庆典 法轮功团体获嘉奖

【明慧网】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并荣获富川未来奖。

富川市作为首尔的卫星都市，人口约达八十五万，每年都举办“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和“国际漫画庆典”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文化艺术团体、居民自治团体、福利社团、学校等共七十八个表演团。富川市长金晚洙和市议会会长及多位国会议员、当地政要和数千名市民参加了本次活动。压轴亮相的第七十八号团体即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优美的演奏与法轮功祥和的五套功法，让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参加当天活动的市国会议员和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并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栏上签名，有的人希望能购买到法轮功书籍，并表示想学炼法轮功。

富川地区主要媒体《富川时报》对天国乐团获奖的消息和天国乐团的表演队伍做了报导。◇

10 月 9 日，江泽民在今年 7 月盛传脑死亡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不过等待他的依然是海外穷追不舍的法律诉讼。澳洲诉江案律师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向联合国呈交控诉江泽民等被告的案宗，要求酷刑罪和反人类罪绝对不能被豁免，寻求国际法把江送上国际法庭。



2004 年 9 月 15 日，居住澳洲的中国传统画家，亦是法轮功学员的章翠英入禀澳洲纽省高等法院，以酷刑罪和反人类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原凶江泽民、罗干及 610 办公室。

关于江泽民死讯的传闻，章翠英表示：“江泽民无论是生还是死，他所欠下的血债，都要受到清算。这是为匡扶正义，为子孙后代重新铺回一条惩恶扬善、信仰自由的路。同时清除马列文化、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使中华民族重树自己的民族精神，让失去的传统文化在神州大地上复原。”

目前有超过三十位律师，在全球三十个国家控告江泽民及其他主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23 名中共官员。◇

澳洲起诉江泽民一案移交联合国

## 人民教师文杰遭中共十一年关押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文杰，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教师，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功后，原有的风湿、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症状，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身体一身轻。

自九九年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文杰多次遭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刑九年，累计被关押十一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文杰被学校无理开除公职，两万元钱被警察侵占。下面是文杰自述遭中共十一年迫害的经历。

### 依法进京上访 我被中共非法开除公职

法律规定，公民有依法上访的权利，可是一九九九年十月，法轮功遭迫害我依法进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到齐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转到甘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后才回到家中。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再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在天安门前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一夜，恶警用警棍毒打我，用电棍威胁我。

### 因喷写“真善忍” 惨遭中共恶徒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夜，我因在墙上喷写“真善忍”，被孙吴县铁路派出所恶警绑架至孙吴县公安局，恶警连夜非法审讯，用电棍电击我头部、左手。第二天我被劫持到孙吴县看守所。一月二十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公安分局三名恶警将我劫持到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第三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张义德狠命打我的嘴巴子、踹我。因我不配合邪恶，恶警就给我上大挂。我的双脚被绑在铁椅子上，两手被反吊在两人高的床上，铁椅子往后一撤，身体立刻悬空，瞬间即感到两臂象把筋抽出来一样疼，后来我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被放下来，两臂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年后才恢复正常）。恶警又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当夜把我们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在接收时做了验伤记录：“双臂因上刑抬不起来”。就这样我从二零零一年一月

二十日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关押我们的“号房”非常拥挤，睡觉都侧身立肩。因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每晚睡觉三班倒，有的被强迫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在第二看守所吃的是窝头，喝的是带泥沙的冻白菜汤。

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第四天看守所所长林永贵到我所在的一号监室疯狂毒打大法学员，把我拽到干警室一顿暴打后，用手铐、脚镣从背后串在一起，（手反背，腿也背在身后用很短的铁链子连上）上厕所用两个人抬着也不给打开。“串镣子”之后恶徒拽我头发，用钢勺撬我的嘴，在我嘴里使劲搅动，牙床子被搅破了，狱医孙某使劲捏我鼻子对我野蛮灌食，灌的是浓盐水冲的玉米面。就这样戴了一夜手铐脚镣，手脚全都肿了。

### 我被中共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一年七月，齐市建华公安分局为捞取政治资本，把我和十一名大法学员弄到一个起诉书上，对我们非法庭审，建华区法院法警还当庭恐吓、辱骂我们。法院公然践踏宪法，对我们非法判刑。其中王伟华被判四年（不到四年王伟华就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被非法判刑九年，我不服判决，依法上诉。但我的上诉状在二审判决书上没有体现，反而注明我服从判决。二零零一年末我被绑架到女子监狱之前，警察非法逼迫我照相、按手印留指纹，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

###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警察向我的家人勒索四百元钱的所谓“雇车费”，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一到那里警察就唆使犯人昼夜不停地监控我，我因不背“报告词”和“监规”，经常被罚站到深夜。三个月后，我被劫持到七监区继续迫害。有一次，监狱强迫所有被关押人员在食堂看诽谤法轮功的所谓新闻，狱方为了阻止我抵制诬陷，预先准备好了绑我用的绳子，粘嘴用的胶带。就在这次迫害中，有的大法学员被关进“小号”。我每天都在四个犯人的监控下，心情压抑，随时都可能被毒打，每天还要被恶警恶犯逼迫干十七、八个小时的活。大约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和全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集体抵制奴工迫害，我被关进“小号”加重迫害五十六天。小号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没有行李，即使在三伏天，每晚都要冻醒好几次，还经常挨饿。第五十六天，我被戴上手铐带回监舍，继续迫害。以后的



酷刑演示：吊铐



演示：灌食

半个月是二十四小时坐在小板凳上戴背铐，夜间同样被冻醒好几次，吃饭上厕所都带着铐子。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我和大法学员陈伟君（已被迫害离世）突破三道铁门

闯出魔窟，后被恶警劫回监狱，连踹带打，我被再次关进“小号”，被强迫坐一宿铁椅子，第二天打开时，整个身体无法活动，半天才缓过来。我被反背铐在地环上，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不给打开手铐。晚上睡觉是最痛苦的，因为以前被恶警上大挂时造成的内伤，胳膊最怕反扣、怕压，可是戴着反铐又上地环，什么角度都不行，啥姿势都压着胳膊疼痛难忍。秋天越来越冷，小号更冷，我要求给我送棉衣，要了几天也不给，我就这样被迫害一个多月。从小号回来每天被迫和犯人一起做奴工，处处受刁难，环境极其恐怖。随时可能被无端迫害。

二零零三年，监狱又想出迫害大法学员的损招。规定家属来接见时，犯人必须背“报告词”，报告词第一句就是“我是某监区犯人某某某。”大法学员是无辜被迫害的，不是犯人，不背报告词就不让家属接见，回来后警察和犯人还骂我没有亲情，没有人性，不要亲人了。中共不法之徒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年四月七日，我们因为拒绝参加奴工劳动，被强迫坐小板凳，从早六点到晚七、八点，大约坐十多天。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和郑金波（现已被迫害离世）被恶人薛淑华打了，我给大队长写信，要求惩治恶人，讨回公道。我竟因此被隔离关押四天，每天都被四个犯人看管。

### 后记：

虽然我走出监狱，但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我被中共非法剥夺的工作权利还没恢复，又非法剥夺了我办理身份证的权利。而且回来后我才知道，二零零一年恶警到我家非法抄家时，不但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还偷走了我的存折本，并在二零零一年与银行合谋，分三次非法窃取我存折上的两万多元钱，我从监狱回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只剩下一百多元钱了。

邪党迫害我十一年，同时给我家人带来巨大伤害。父母天天担惊受怕，一看到监狱大墙心就翻个。我原本幸福的家庭破裂了，孩子十一岁就失去母爱，我从监狱回来在火车站面对二十岁的儿子，母子相见不相识。我不忍家人因看到我流泪而辛酸，只好把脸转向车外，任泪水流淌……

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只因坚守信仰，只因向人民讲清法轮功遭迫害真相，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无数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众多学员被开除公职、被迫流离失所。中共暴政六十余年，历次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尤其孩子带来无尽的戕害。（文／文杰）◇

### 恶人榜

恶人姓名：樊凯

性别：男

职位：曙光派出所邪恶警察

2008年2月3日，樊凯参与绑架大法学员王玉贤、王序秋；抄家、劫掠私人财产及4000元现金；绑架王玉贤妹妹勒索其现金5000元。

正告樊凯：你的滔天罪恶在海外媒体上都一一记录在案，你的名字早已列入“恶人榜”！被绳之以法指日可待。争取将功赎罪！我们将拭目以待。

铁锋区曙光派出所：2511629 2534165 ◇